

忠告日本政治家

1/15/20
Haver

忠告日本政治家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郭沫若

出版者 上海文藝研究社

實價壹角五分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月初版

我們爲什麼抗戰？

——爲保衛自己的祖國！

——爲保衛世界的文化！

——爲保衛全人的福祉！

——沫若——

我們這次的抗戰，關係於我們國家的生死存亡，我們全體國民是不能夠苟且偷安，或畏難不前的。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提醒我們民族的意識，堅定我們的決心，要真正地做到「國存與存」的地步。

目次

- 忠告日本政治家……………一……………六
- 中國文化界告國際友人書……………七……………一六
- 由四行想到四川……………一七……………二〇
- 不要怕死……………二一……………二三
- 唯最怯懦者爲最殘忍……………二四……………二五
- 關於敏子的信……………二六……………二八
- 人類進化的驛程……………二九……………三二
- 談軍中故事……………三三……………三五

我們所失掉的只是奴隸的鐐銬·····	三六·····	三八
持久戰的必要條件·····	三九·····	四一

忠告日本政治家

老實說一句話，世間上最可憐，最值得同情的，怕是日本的政治家吧？

前年「五一五」事變爲日本少壯軍人所殺了的犬養毅，日本人是稱之爲「立憲之神」因爲日本自有國會以來，他是歷次當選的一位議員而且他自始至終是一貫地站在立憲的立場，反對軍閥和官僚的。活到了七十幾歲在首相的現任上爲軍人所槍殺，而槍殺了他的軍人。卻被日本軍部把他們粉飾成民族英雄。我想那位老政治家一定是死不瞑目的，和犬養毅在議場鬥爭上並駕齊驅的，還有一位老政治家是尾崎行雄。這位先生在今年四五月間我們一同在東京的日比谷吃過一次飯。是日本一部分的基督教徒所主催的，因爲他在議會上發表過一次侃侃而談的正論，大家要慰勞他。座中一位美國教士中國人中，有馬伯援和我話題是求尾崎說到戰爭的預測。尾崎說，戰事難免的，日本的政治家已經把軍部無可如何，只有希望他們去碰一次墜，然後才可以覺悟。這

話說得最誠懇，大部分的日本政治家的心理，是可以由尾崎這話來代表的。但最感動我的是尾崎還說過一句話他說：日本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如多得幾個，那日本便可以得救。

的確的，日本的政治家中，我看怕死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們所以把軍部無可如何者，便是軍部屢次把死威脅他們。這幾年來日本的政治家中為軍部所格殺的，可也不少了。濱口幸雄，犬養毅，井上準之助，團琢磨，齋藤實，高橋是清等，都是日本政治家中有點骨鯁之氣的人，然而通被日本軍部所格殺了。日本國內事實上是形成了恐怖時代，所有一切的政治家，都是被恐嚇得來，不是不敢說話，便是成為日本軍閥的喇叭。

就是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爵，不已就夠可憐了嗎？他和明治天皇本是竹馬之友，自維新以來，他在日本的政治上文化上的貢獻，的確是可以不愧為一個元老的。尤其在近年來，他對日本軍部的控制，我看，的確是費盡苦心。自從濱口幸雄遇難

，日本的政黨防線潰了堤，日本軍部的勢力像洪水一樣汎濶以來，西園寺公爵的苦心思便是在怎樣使日本軍部就範的一點。政黨既失掉效用，足以牽制軍部的只有軍部自身，西園寺公爵是見到了這一點的，他的政治的指針，我們明白地可以看出，起初是以海軍牽制陸軍，其次是分化陸軍的內部。齋藤，岡田，兩位都是海軍大將，他們兩位的出乎意外的相繼組閣，便是利用海軍以牽制陸軍的表現。去年「二二六」之變，岡田內閣雖然終至瓦解，但那次的事變沒有演成嚴重的內亂者，事實上也是海軍盡了他的保衛的責任。廣田的過渡內閣究竟只敷衍了一時，接着是宇垣內閣的流產，林內閣的畸形兒之產生。宇垣和林都是陸軍大將，宇垣是陸軍中的保守派林是所謂肅軍派，是軍部中的第三種勢力。這流產內閣和畸形內閣的產生，便是分化陸軍內部的表現。

這種用海軍牽制陸軍，用陸軍的某派牽制某派的策畧終竟是失敗了，結果是圖窮匕首現，現出了目前的近衛內閣來。

近衛文磨·據日本人說，是西園寺公的「秘藏子」，也是西園寺公的「最後一張

牌一。本來在去年「二二六一」之變時，西園寺已曾決心把他這「最後一張牌」打出，叫近衛組閣，然而近衛臨時辭退了，把他的代身廣田來代替了他。結果，到今年來在種種策略用盡之後，仍只好把「最後一張牌」打出去然而，被打出了的這「最後一張牌」，卻可憐，才是放大炮的一張牌。

近衛本來是一位貴公子，年紀也僅僅四十七歲，又是一位神經衰弱，患着失眠症的人，要希望有怎麼大的魄力，把誰也控制不了的日本軍部控制起來，那未免也是一種奢望。然而近衛卻完全成爲了日本軍部的「羅波子」，（傀儡）成爲日本軍部的擴聲器，卻也是出人意外的。

近衛是有高等教養的人，他在大學時期還曾師事過日本的馬克斯主義者河上肇博士，在近衛年青的時候，並曾做過些左傾的文章。壯年入貴族院，曾銳意於貴族院之改革，日本的有識者都以為這位貴公子是相當有爲。然而這位先生在日本的舉國仰望中一登臺，卻完全成了日本軍部的「羅波子」，日本軍部的擴聲器。

由這擴聲器中我們聽見了好幾次的播音了，說，中日的事件只有用軍來解決，不准第三國干涉。說，要澈底使我們中國「屈膝」，失掉抗日的意志。最近日議院的臨時會議又開幕了。近衛的演說又是一次軍部意識的播音。

據說，「中國未能瞭解日本真正的意響，並盡力對日蔑視。一個國家不僅以敵視與輕蔑他國為國策，且用之為遂行國策之指導的原則，此實在世界史上未之前聞」。

這話我覺得很有趣。只消把「中國」和「日本」的字樣兌換一下，把「對日」改為「對華」，那簡直就是我們自己所說的話。

又據說，「日本擬予中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俾令其完全失去戰鬥的精神，如中國不能重新考慮，而對日堅持抵抗，則日本亦有長期周旋之準備」。

這又是「屈膝」放言的那一套了。

身為一國的宰相，應該要過細籌畫下一國的大計。一個國家臨到軍人專政的時候，便是那個國家走到末路的時候了。

尾崎行雄的話令我們想起，日本軍部實在是「在確崖」，這座「崖」就卻是我們中國尾崎行雄的話再令我們想起，日本的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多得幾個，日本便可以得救。然而日本的政治家，明治時代的老一輩的人我們可以不用說，連濱口，犬養，齋藤，高橋那樣的人，似乎都已經沒有了。

「二二六」之變，在當時，我是住在日本的，日本軍部把東京播音局佔領了起來，用兵士提着槍逼着播音局員報告軍部所發出的消息。播音員的那戰慄而又亢揚的聲音，聽起來真令人可憐。

近衛先生的幾次發言，都令我聯想到了那「二二六」當時的播音。

近衛先生，我們並不希望你發揮你青年時代的「幼稚病」，談什麼馬克斯主義的實踐，我們希望你真能體諒你的先生西園寺公望的苦心，至少要做到濱口，犬養，齋藤，高橋諸人的不怕軍部的氣概，步着他們的後塵，為你的祖國而死。

老實不客氣的說一句話，你假如「不能重新考慮」，不把你「屈在狂暴軍部之前
的「膝」伸起來，日本是要亡在手裏的。

我們所希望於日本政治家的，也是這樣，夠勇敢一點，救救你們的祖國！（九月
七日）

中國文化界告國際友人書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保衛文化的鬥士，一切理智清明的義士仁人們；

我們的世界，我們的世界文化，我們全人類的福祉，目前是臨到了絕大的危機了

西方，把國際勢力劃分爲了兩大陣營的西班牙的戰火業已經年，迄今尚未止熄。
東方，我們目前的中國又在和強暴的日本軍部作殊死戰了。

日本的軍部自從中東之戰，日俄之戰，屢次的大戰役獲得了勝利以來，他們只知

道戰爭的利得，不知道戰爭的慘禍，他們是把戰神認爲了他們的守護神了。

歐洲大戰，東方沒有直接參加，播及於日本的影響很小。否，她反而是得到了偏惠，把她的各種勢力扶植了起來，對於我們中國生出了獨佔的野心。這野心，尤其在最近的六七年，揭開了一切的面網，毫無掩飾地暴露着了。

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侵襲我滿洲，蹂躪我上海，奪取我熱河，割裂我冀東，猶然不知滿足，絲毫也不想收斂她的侵略的狂勢。最近復自行僞造出蘆溝橋事變，以重兵五十萬進攻華北，奪取我北平天津，屠殺我無防衛無抵抗的民衆，而於我文化機構，尤狂肆摧殘，逮捕我學生，槍決我青年，炸燬我學校，焚燒我圖籍。這種狂暴的行爲，就是未開化的蠻人都是不能做出的，而日軍部橫無忌憚地，在二十世紀的文明的今日，不惜一演再演地引以爲快意了。

華北的轟炸尚在繼續進行，華南的轟炸十日以來又早已開始，上海的四郊，杭州，蘇州，南京，南昌，九江，武漢，長沙，各地同時都受日本軍部的轟炸，我無防衛

無抵抗的民衆，尤其孱弱的婦女幼兒年老無力者，死在轟炸機的投彈之下的，總當在十萬人以上，北平天津等地的死亡，還不及算入。現在上海四郊的學校和文化機關，又和天津一樣，已經打成了一片焦土了。

朋友們，我們明確地知道，日本軍部的野心是沒有止息的一天的。他們的所謂「大陸政策」，正明目張胆地表示着非完全佔領中國不可。他們之想吞併中國，處心積慮已經有四五十年了。他們認爲他們的羽毛已經豐滿，他們的海陸空軍都是在世界無敵。而且在目前的西方爲西班牙的內戰尚在進行，各文明國家分成爲對立的形勢，愛好和平的友邦。表面上似乎已沒有餘力顧到遠東，所以日本的軍部更認爲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發動了他們將近全部的武力大舉圍華。我們中國，目前的確是處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了。

但這危機是我們中國一國所獨具的嗎？否，這是帶有全世界性的！我們中國的危殆只是這個危機的開始。這個危機，猶如猛烈的霍亂、鼠疫，它在短時期內便要向全

世界蔓延。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福祉，都是同樣地受着了莫大的威脅的。我們這樣的說辭，並不是故意要危辭聳聽，也並不是要誣蔑日本的軍人。日本的軍人，他們在公開的宣傳上所作的說辭，有時比我們這所說的還要更甚。他們老早在夢想着成吉思汗的再來，其荒唐無稽的宣傳家，更認為成吉思汗是他們的源義經，他們早就在夢想着更要演出「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慘劇的。是的，朋友們，他們這種想念的確是「夢想」，我們可以絕決地這樣說。但是，這夢想不是有逐漸實現的可能了嗎？六七年來日本軍部在我們中國境內所演的慘劇，不是給我們全世界全人類的連打的警鐘嗎？我們中國如逐漸地被日本人吞滅了，誰還能夠斷言，日本人不會像五世紀前的吞併了中國的蒙古人，把戰禍蔓延到全世界。我們要斷言日本軍人的野心是夢想，須要有實力來證明她的確是夢想！

我們中國人現在是起來了，我們是被逼到無可忍的地步，在死裏求生地起來了。我們明知道我們的力量很薄弱，我們的軍備遠不如日本，——因為日本人的整軍經武

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時候——但是我們不顧一切地起來了，我們的旗幟上所寫的不僅是要爭取我們民族的生存權，要保衛我們祖國的獨立，而且我們是要做世界文化和人類福祉的防波堤，我們要保衛世界文化並保衛人類福祉。

朋友們，你們不要以為我們這種想像是誇大吧，以為我們這次的對日抗戰是不度德，不量力，僅如以卵投石，或如上海某外報所載的嘲笑漫畫，是以戎克船和日本的軍艦衝擊吧。不，我們相信，凡是真正愛好和平，愛好文化，理性清明的友人，決不會作如是想。我們相信我們的友人是澈底同情於我們的。我們相信我們的友人就和我們自己一樣，是相信着最終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因為我們的全國上下是一致地發動起來了。我們的士兵樂於犧牲一切保衛自己的祖國，我們的人民也都樂於犧牲一切以保衛自己的祖國，我們大家在同一的目標之下舉起了抗敵的烽火，舉起了二十世紀的赤十字軍的軍旗了。我們縱便是戎克船，然而這戎克船上裝載了猛烈的魚雷和各種各樣的水中轟炸器的。這，我們相信，住在上海的國際友人們，可以作我們的保

證。這十日來的上海的戰況，我們的戎克船不是事實上擊沉了日本的軍艦嗎？

戰爭的勝負並不全靠武器，武器終是要靠人來運轉的。日本的士兵乃至日本的民衆，我們的確地知道，他們也並不是渴於血液的猛獸，他們的出征乃至贊助出征，只是受着他們的軍部的迫脅，出於不得已而然。日本早就施行了軍事獨裁制的，除掉軍部和少數馬路政客之外，人民全體，上面資產階級，下面無產大衆，都失掉了他們的自由，他們僅僅是在軍部的一顰一笑之中唯唯否否而已。日本的唯一元老西園寺公爵(Ksainoji)，有名的自由主義憲法學者美濃部博士(Minobe)，早已失掉了他們的發言權，甚且連生命都要時受危害，其它是不言而喻的了。故爾日本的出征軍，我們敢於說一句，他們是將驕兵法。然而我們的却不同，我們的士兵和全體民衆，是人都抱了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的。決定勝負的關鍵應該是在這兒。歷史教訓我們，中東之戰時日本的軍備不如我們，而日本戰勝了。日俄之戰時日本的軍備更遠不如俄國，而日本又戰勝了。爲什麼呢？因爲當時的日本所爭的是自己的生死存亡，

和現在的純粹出於侵略，是完全兩樣的。我們現在是處在了中東之戰和日俄之戰的日本地位，而日本是處在當時的我與俄國的地位了。

日本的資產階級也同樣在反對日本出兵，雖照他們的立場不同。他們應該比誰也還明白，他們的經濟基礎一多半是建設在我們中國這個世界商場上的。他們要榨取我們是以維持和平狀態為最適宜。戰爭，不啻是破壞了他們自己的產業，荒廢了他們自己的市場，同時也就可以說是他們日本的自殺。日本軍部之所以有強盛的今日，是全靠着日本經濟的發展，現在他門發動了戰爭，這是阻遏了自己的經濟發展，在我們的眼前是展開了日本軍人的拿手好戲「腹切」(Harakiri)之一幕的。日本的經濟的生命可以說是被制在我們的手裏，同時日本軍部的生命也就是被制在我們手裏的。我們要長期抗戰，使日本的經濟機構全盤破產，同時也就使日本軍部歸於消滅。

日本軍部侵略我們中國有句口頭禪，說是要「防止共產黨」，他們屢次逼迫我們中國當局和他締結「防共協定」，其實這是最可笑的連小兒也騙不了的幌子。共產黨

在蘇聯單一地擔當着政治的處理，在英法等國也公開地參加着國家的政權，其本身并不是日本人所忌視的那種怪物。這些都暫且不論。先說到我們中國的國內罷，我們中國共產黨老早就停止了她的對內鬥爭的策畧。竭誠地提倡聯合戰綫，以鞏固國防，共赴國難。這由日本軍部的意識形態——忠君愛國——的立場說來，正是應極力嘉獎的。何勞他們來替我們「防止」？次說到我們中國的國際關係罷。各個友邦對於我們中國，素來都取的是友好的態度，就是日本軍、所最忌避的蘇聯，更老早把她我們中國境內由不平等條約所獲得的各種特益放棄了，而在她的本國是在極力提倡着民主主義的。更何勞日本軍部來代替我們「防止」？倒是以「防共」為幌子的日本軍部，既奪取了我們的滿洲、熱河、冀東、華北，而在這些地域又任意沒收人民的土地財產。這不正是在實行共產麼？去年日本的「二二六」之變，一般的少壯軍人所標榜的「沒收資本家的全財產」，「一切產業收歸國有」，這不正是在主張軍事共產麼？日本軍部倒正可以說是最猛惡的一羣強盜。這正是我們所應當防止的東西，同時也正是全世

界關心於人類文化的朋友，所應當協同防止的。

日本軍部侵略我們中國還有第二句口頭禪，便是說「要保持東亞的和平」，而自謂爲「安定勢力」，這個幌子尤其令人發笑。東亞的和平由什麼人來擾亂了？爲什麼應有保持的必要？不正是因爲有了日本軍部這一大羣的強盜的出現嗎？

誠然，我們明確地知道，和平是很可寶貴的。和平是文化之母，各個時代的文化都是人類生活得到理智統制時的和平狀態之下所創建出來的。人類自從脫離了獸域以來，他的目標是正確地向着人類的協和而前進着的，混却各民族各社團的偏狹的傳統思想，尤其個人所稟賦着的獸性；而前進着的。以往的文化是這樣建設了來，今後的文化也當這樣建設起去。

我們中華民族素來是嗜好和平的民族，我們的祖宗在二三千年前便以禮讓的教條來訓練我們，我們從不曾以暴力來侵凌過任何國家，我們只是以我們歷代所創造的文化作爲禮物贈送給鄰近的兄弟民族的。日本民族也就是受我們的贈予的一個主要的對

象，事實上他們是受了我們的文化的洗禮，在千年以前脫離了原始的矇域，和我們達到同一的水準了。

然而口口聲聲以「保持東亞和平」自命的日本軍部。他們回答我們的禮物是些什麼呢？——唉，真真是可以感謝的禮物啦，是飛機大砲的轟炸，綠氣細菌的毒氣！這轟炸，這毒殺，目前雖只是贈送與我們，然而在不久的將來，誰也不能保定，它們是不會贈給全世界的人類的。日本的狂暴軍部明白地是全世界人類的最大的威脅。過往無數的志士仁人爲謀世界和平，爲謀人類福祉，費盡無量的心血所創建的文化利器，都爲日本軍部所適用，用來摧殘人類以逞他們的獸慾了。

我們中華民族本着他愛好和平的天性，被逼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們現在提起正義的劍，舉起二十世紀的赤十字軍的重旗來了。我們的旗幟上的標識，是，爭取我們民族的生存權，保衛我們祖國的獨立，要以我們全民族的血來建立一道新的萬里長城，保衛世界文化並人類福祉。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保衛文化的鬥士。一切理智清明的國際的弟兄們，尤其日本國內的弟兄們，請你們一致起來和我們攜手，爲保衛全世界的文化而戰，爲保衛全人類的福祉而戰，把世界文化和人類福祉，於整個毀滅的危機之前救起。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沫若起草

由四行想到四川

二十四日因戰事上的關係，閬北一線稍往後方撤退，把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勇士都誓死不動，在敵人的重圍中，在烈焰冲天的火海中，高擎着青天白日的國旗，與敵人戰到底。租界的英國兵，勸他們卸下武裝，退入租界，而他們不動。四圍的狂敵集來威脅他們，而他們仍不動。這忠勇壯烈的行爲激起了國際的同情，振作了我軍的士氣，爲我們國家民族增加了無限的光榮，無上的人格。

每逢東路鐵路軍推移一次，租界上的寓公們總要大大地動搖一次。什麼文化人內

移，什麼赴京商呈要畧，巧立名目，大登廣告，既可以逃出虎口，又可以出其風頭，這些慣會欺世盜名的聰明才智之士，看見這八百勇士的壯烈的意氣，大約總可以稍稍內省一下罷。

聽人說，當大場失守的消息一在報上傳播了出來，有錢的大寓公們便忙着想逃難，但到四行倉庫的情形又在報上傳播了出來的時候，便稍稍鎮靜了下來。這是應該的。是非羞惡之心爲人所共具，到底那種值得我們景仰，那種值得我們崇敬，就是三歲的孩子都可以辨別。

四行倉庫的八百勇士們，我現在僅以十二萬分的誠意祝禱你們死守到底。因爲你們的死守勝過你們的生還，但假如我軍反攻得利把你們活活地救了回來，那是又常別論，人生是總有一死的，死有重如泰山，有輕於鴻毛，八百勇士們如戰死在四行倉庫，那你們的死便是你們的求生，你們將要與黃花崗烈士、寶山城烈士，長垂不朽。國家民族將要永遠賴着你們的死而增加光榮。

由四行倉庫八百勇士的壯烈卻又想到了我們四川的軍人。

在這次的抗戰上，所有全國的兵力，據我所知，幾乎都是總動員了的。而且在這總動員期中還有無數的佳話。例如在山西陣亡了的郝夢齡軍長，他本是駐劄在貴州的，當華北戰局業已展開，他曾向中央請命，願率所部赴前線效命。中央一時未加許可，他便把師長的位置辭了，讓給了別人，一人獨往北方去調查軍事。中央對於他的倚重是沒有變更的，時機到了，仍責成他指揮某部的作戰，結果是促成了他的成仁的大志。——這是前幾天陳誠將軍親自對我說的話。請看這郝夢齡將軍不是把張巡許遠并而一人了嗎？

同樣是關於貴州部隊的開發。二十五號的晚上我由某處至某起，有一位X長和我同車，他是從貴州開發來的。奉到中央的命令只開發X千X百人。然而開發至途中，卻有一百人開小差趕上了。大家都說：「如不能上前線，甘願槍斃，不願留在後方」。X長說：「聽了他們的話，我實在受了感動。從來只有開小差朝後方逃，決沒有開

小差向前趕去的。所以我也就寬容了他們，也可以說違背了中央的命令，多帶了一百人來。」這段小小的故事，聽了，覺得也值得令人潸潸眼淚。

總之，在這次的抗戰上，連僻遠的貴州都早已動員了，貴州兵的動員，是經繞過四川的東部的，繞過了四川境地的貴州兵都已經趕上東戰場，本是那兒的高級長官已經在西部線上陣亡，而我們四川的軍隊和他的指揮者呢？

據我所知道，楊森將軍和他的所部在一個月以前早以是上了戰線的，戰績亦相當可觀。但是四川軍人中資望最重而部屬最多的劉湘將軍，却至今還沒有一兵一卒開出夔門。這却不免有點使我的失望，記得八月初劉將軍到南京的時候，對於公衆說過些壯烈的話，主張和日本抗戰，以爲我們的軍實準備只如坐着鷄公車，敵人的軍實準備是坐着飛機（大意如此，原聲恐稍有出入），要準備充實然後作戰，那是永沒有作戰之時。這話在全面抗戰未開始時曾經博得了多數人的喝彩，我自己也是感銘頗深的一個人。然而抗戰以來已經三四個月了，却不見我們劉湘將軍親率所部在前線上週旋，

甚至連一兵一卒都還沒有出變門一步。該不是真真正正地在「坐着鷄公車準備」吧？大家都在望眼將穿了。我自己是四川人，尤其希望我們四川軍在這次神聖抗戰中多於替我們爭一口氣。

(十月三十日晨)

不要怕死

漢奸有大有小，成因多少有點不同，因而對付的方法也就不免有點懸異。

漢奸如人市場的野鷄，那是有點防不勝防的。治本的方法自然是在普及國民教育，提高國民生計，然而這可以說是國家的百年大計，實在是遠水不及近火。

爲求救濟近火起見，只好力求治標。對於漢奸處以嚴刑峻法，自然是必要的，然而這只能除患於已然，必不能防患未然。最好的防患辦法還是應該及早開放民衆運動：一方面嚴密民衆的組織，一方面擴大社會的宣傳，以民間的力量來代替官憲之窮。

文藝家在遇見是大有活動的餘地的，多多做些通俗的歌謠小說，加上描畫明白地曉以利害，多多製成小冊子，讓唱歌隊或說明隊，在下層民衆間廣事勸導，或者也怕是一種有效的辦法。

大漢奸的防閑是相當困難的。這種大抵都是有點社會地位的人，他們並不是無智並不是不曉得做漢奸的利害，然而他們仍悍然爲之者，我看有些是積漸使然，有些是出於不得已的。

積漸使然者，譬如男女關係而戀愛而和姦，大漢奸之成，其當初大約也就是出於所謂「親善」所謂「交歡」，久而久之，受了敵人的利誘，於是乎便陷沒下去。

出於不得已者有點類似男女關係的強姦。大約是臨到生死關頭受了敵人的威脅，最後一口氣爭不過，於是乎也就陷沒了下去。

對於大漢奸的處治自然是當以嚴刑峻法。已經明正典刑的漢奸們供狀我覺得應該詳細地記錄出來，而且公佈出來，以昭示敵人利誘的門徑和威脅的方法，可以使旁人

借鑒。

國家的最高政策要明顯地決定，也怕是防止大漢奸的屏障罷。例如和戰不決或如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就是所謂「半推半就」，那是很有點危險性的。聰明的人在這兒便生出一種射倖心，以為萬一國家主和那他便有餘地。於是乎一夕和親便千秋淪落矣。

大漢奸和小漢奸不同，小奸出於愚，大奸出於智。愚者之多固防不勝防，智者之狡亦防不勝防。對於這種智的犯罪。我若是應該多提倡名節罷。古聖先賢的節烈故事，文章，我若是應該專門蒐集起來廣事傳播。對於方今的氣節凜烈的陣亡將士，由國家加以崇隆的旌揚之外，為文藝者應該盡力以詩文來表彰，使為一般人的楷範。

老實說一句話，凡是聰明的人，我看，都是有成功大漢奸的可能。普通可以坦白地過去者，只是凜烈自己的氣節要不受利誘，不受威脅，臨到最後關頭爭這一口氣：不要怕死！

唯最怯懦者爲最殘忍

「我們的飛機來了！」

朋友呵我到涼臺上去看，

我心裏生出了無限的喜歡：

因爲我剛才看見有三隻敵機，

在低空飛翔得真是悠然，

漫無目標地便投下炸彈。

炸彈所投下的總是中國地方，

所炸中的總是中國的人民。

敵人用不着再費偵察的苦心。

絲毫的危險也輪不及他們，

他們大可以顯出「英雄」的本領。

好在「英雄」的身上有的是千針。

更有觀音符咒也可以相靈，

我們倒因而得到了一個金言：

世間上唯最怯懦者爲最殘忍。

高射砲的聲音響徹了雲霄。

的確是我們的飛機已經飛到。

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手錶：

時候是午後三點半不到。

三隻敵機不知逃向何處去了。

(十月五日)

關於敏子的信

今晨見「申報」載有「敵機長斧田，一封淒涼的家書」的一段記事。斧田和其「妻」（據信口氣當是未婚妻或愛人）敏子的像，及敏子給斧田的信兩葉，都用照片揭載了出來。

據說，斧田機是八月二十七日由我空軍在天長擊落下來，照片和信是由斧田身上搜出。報上沒有說斧田的生死，大約是死了的罷。

原信被譯載了，讀起來苦格寒，勉強和那不甚鮮明的原信照片對照了一下，才知道譯得太走了樣。

原信本來是兩封，一封不全，這不全的一封我先把它轉譯在下邊罷。

「每天在酷暑中回來（？），怕是就心的原故罷，什麼也不想吃。不過大家都是平安的。

你想來也平安罷。但是一封信也沒收到，十分地在就心着呢。假使是忙，倒還好啊，怕的有萬一的事體，真是就心得不能睡。

木更津的戰死者已經很多了，十六日以後的戰死者，還有不能發表的形勢。請你每天都給我一點消息罷，我在等着。

黑崎兵曹聽說也陣亡了，他是笑得那樣豪爽的人，簡直像在做夢的一樣。

望月兵曹的夫人我昨天去拜訪了來，但還沒有回館山，訴說在主人（丈夫）歸來以前，她一直要住在木更津……」

這封信不全，就只存這一點。

另一封是完整的。信上寫到自斧田出征後，敏子與母親（應該是敏子的母親）一同求神拜佛祈禱他的平安，寫到自己的寂寞，希望斧田早點回國，又寫到她在學校裏很用功，希望將來可以稱斧田為「阿哥」而不嫌，最後是說想她的不客氣，以後再寫信，並望斧田寫信給她。

這封完全的信大約是最初一封，前一封不完全的信當是隔了若干時，是八月十六日以後的信了。

信並不是「一封」，啟子也不是斧田的「妻」，是很明白的。中國，尤其在上海，懂日文的朋友很不少，不知道這樣的宣傳資料，為什麼毫不經周密的檢討，便在大報上夢夢然登出了。

我們的宣傳機構在這兒透露出了一個無政府狀態的漏洞。

「九一八」第六週年紀念日的清晨

人類進化的驛程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今天是我們中華民族積極前進的象徵。

我們已經畫到了二十六個雙十。

我們的積極前進只有永遠地加增。

我們只要積極奮勉，永遠前進，

我們的國族決不會受異族的憑陵。

今年的今日我們正發動着神聖的抗敵戰爭，

明年或後年的今日必已把倭寇蕩平。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這約束，我可以用血液和生命來保證。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從今天起我們要加緊檢閱自己的行徑。

我們全國上下是否真正地一德一心？

在下的是否有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熱誠，

在上的是否大公無私不怕我們老百姓？

我們的軍事是否已經部署得嚴整公平，

我們的政治是否已經和軍事行動扣緊，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精誠團結的神聖誓約要虔誠地凜遵。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漢奸遍地使我們前敵將士寒心。

但這樣漢奸之多正是一個教訓，

是說制裁漢奸的民主機構掃蕩無存，

工農生活的最低保障化爲了泡影。

聰明的資產家他也委實過於聰明，

乘着抗戰的開始便窖藏資本，
成千成萬的失業者無人過問。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誠懇地希望着大開民衆解放之門。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眼淚已經蒙着了我自己的眼睛）。

我們固須得少樹仇敵，多求友人，

然而友人之中也自有親疏的階等。

五萬個口惠而實不至的泛交，

抵不過一個同生死共患難的知心。

這樣金石之交我們是否已經締訂？

我們不好太受脂粉，只想做八面美人。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的國交應該有獨立自主的精神。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今天是我们中華民族積極前進的象徵，

我們要把一切猜疑，欺詐，萎靡，逡巡，

怕死，愛錢的惡德，私心，通同付諸火燄。

人生七十古來稀，但國族是有永遠的生命，

億萬斯年，我們要求永遠畫着十字進行。

我們要保衛祖國并保衛世界的和平，

我們要光明磊落地站在文化的前頭導引。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我們要使這個紀念成爲人類進化的驛程。

(十月五日)

談軍中故事

我軍神勇給敵兵重大威脅

小漢奸爲了五角一元賣命

郭沫若氏應張發奎將軍之邀，日前又兩度赴前綫歸來，據談：他在軍中，聽到關於漢奸及敵軍可笑的故事極多。一次，是張治中氏告訴他的，說：我前線士兵，曾在敵軍陣亡的某中隊長屍身衣袋中，發現其尙未寄出的家信一封（不料終於成了遺書）內容詳述其出征經過，大致謂：「此次自抵滬後，即被調登陸，已與中國軍隊發生接觸，但中國方面戰鬥力之雄厚，士兵之神勇，則遠非初料所及，是以在草此信時同隊

之一小隊長，一中隊長及一聯隊長，均已陣亡，現自己雖倖免於難，然對作職前途，殊覺渺茫！」按該信原稿，仍存在我軍司令部，俟有適當機會，張司令並擬送各報披露。

又一次，據張發奎氏親自向他說：軍中最近曾捉獲一個漢奸，年齡只有十七歲，據他供出：他是由大漢奸給他三塊錢，要他一次拿了三個炸彈，去破壞我軍工事的，不過因為炸彈太重了，他拿不起，只好回家，先問母親，要不要答應這回事，結果，他的母親，將三塊錢拿去作生活費了，他嫌三個炸彈太重，後來只好偷偷地拋了兩個到黃浦江，留下一個，因為怕炸傷自己也不敢放。後來就將它送到了一隻無人駕駛的空船上，想聽其自然地去爆炸，也許好些；殊不知正行事間，竟被我士兵碰上了，就把他帶到軍中。後來張將軍知道他是爲了生計，逼不得已，而被敵人利用去做漢奸的，並沒有將他治罪，反而命人每餐給他飯吃，使有自新的機會。他終於不打自招，把他所知道關於漢奸的組織說了一些。他說敵人總是用大漢奸收買小漢奸的，有的可拿

一百塊，二百塊，十塊或者五十塊錢，好像包工式的，然後由他們分錢給小漢奸，雖則他是爲了三塊錢去做漢奸的，但也有十二三歲作漢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五角或一塊。因此常張將軍談到此事時，深感到中國人民生活因受帝國主義者的剝削，窮困到了忍無可忍，以至不得不去作漢奸，這是很可痛心的，但唯一消除漢奸的辦法，自然除了用軍事的力量抗戰外，是必需民衆自己加強訓練，嚴密組織，這樣，才好使漢奸的組織無從存在。

末後，郭氏附帶告訴記者：自從他離日來滬後，多半的時候，仍是在繼續寫作，但日人爲欺騙民衆視聽起見，是無所不用其造謠之能事的，最近他接到他的夫人來信，知道在八月底，敵人竟在其本國，用無線電播音，說他帶了五萬兵，和中央軍聯合在上海前線作戰，那般無聊的刑事們，藉此便一天到他家裏去兩三次，監視他的夫人和子女。

就上述所述，我們可見敵人是如何無恥之極！

我們所失掉的只是奴隸的鍊銬

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所爭的是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生存，並不必在一個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而在上海周圍的城市和土地的暫時失陷，在我們卻是可
以紀念，可以誇耀的事體。敵人以百倍於我的火力進攻了我們三個月，它的所得並不足以償它的所失。抗戰以來，敵人在上海所經營的產業，已經遭了毀滅，所損耗的兵力火力已經不可計量，它的國家的實力已向全世界照示了出來，而它的殘暴，無恥怯懦，卑劣，種種民族性上的弱點，也由它自己暴露得毫無餘蘊了。敵人究竟得到了什麼呢？我敢於保證，它所得到的是一副猙獰而又畏怯的強盜面孔。

敵人是想奴化我們的，一面用着和平親善的假面具來蒙蔽我們，暗地裏進行着它的計劃。走私，賣白麵，賣紅丸，賣王道樂土，不知不覺之間在我們全國佈滿了它的間諜網，漢奸網，吸取了我們的脂膏還不足，還要毒化我們的血液，它的陰謀非把我

們的種族滅絕不可。然而我們過於寬大，過於愛好和平，過於克己，過於以恕道待人的民族，近來也漸漸地覺醒了，敵人見到了我們的覺醒，故爾發生了恐慌，假面具剝掉了，露出它的猙獰的面孔來橫槍武奪這有什麼呢？這只是意見促進我們的民族的覺醒，聽着敵人的飛機大炮的狂轟，遭遇了敵人轟炸的無辜老弱的血嘯。聽着無數離流失所的難民的哀號，聽着百萬健兒們在火線上衝鋒陷陣的絕叫，聽着了這樣的聲音還不會覺醒的嗎？假如是有，那一定是漢奸。漢奸之多，我們不要害怕。因為明毒易觀，暗毒難防，平常漢奸潛伏着毒害我們，我們受了大害也不知道，等到漢奸露出了水面，那已經是漢奸減少了它的毒素的時候了。

敵人真蠢，它自己破壞了它的積年的經營。它自己破壞了它的積年的詭計。歷年來它趁着我們睡着，在我們身上上了已纏的綫子，自己用它的日本刀來替我割斷了。我們身上的腐肉，也就是由於日本人的毒化陰謀所生出的腐肉，也賴它的日本刀來替我們剝削了好些。不要看見我們遍體都在流血便害怕吧，這流血反是我們排洩毒素的機

會，腐肉去了，使我們的新肌發育出來。也非經一道流血不可。我們是絲毫也用不着悲觀的勝利始終是屬於我們。我們所持的消耗戰術，要長期地消耗敵人。消耗敵人自然也要犧牲自己。但我們所犧牲的是什麼呢？拿產業來講，是未脫原始性的束縛着我們發展的舊式產業，這和敵人的新式產業折掉，在我們是毫不足惜，拿人數來講，我們多過敵人，姑且作爲一與二之比吧，我們就拿一千萬壯丁和敵人拚，也要拚掉敵人五百萬。我們總要拚到和它決最後的雌雄。一時的勝負不足以動我們的喜憂。我們所繫念的是長期的抵抗。抵抗愈長，敵人的進攻愈猛，愈於我們有利。我們自己的犧牲是早在覺悟中的，最後勝利之屬於我們也是必然的事理，我們只咬緊牙關和敵人拚命，不悲觀，不踟躕，不畏怯，不中餒，拚到最後的勝利的到來。

我們再說一遍，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所爭的是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生存，並不是一個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

我們目前所失掉的並沒有什麼，只是做奴隸的鐵錐的己。

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

大場失守，開北，江灣各陣地因戰略上的撤退，淞滬戰局又呈了一個新的局面。對於戰勢及戰畧不甚明瞭的人，爲這戰局的轉變頗呈出一種倉惶的現象。有的人發出憂慮，以爲戰局會從此停頓或者會至於向日本人屈膝求和，其實這完全是杞憂。自然，以出賣民族爲專業的少數份子，乘着這個時期出而放出主和聲浪的，也並不能說沒有。但那種喪心病狂的東西，何能左右大局！我們如因此而發出驚惶，那是反爲這些東西所乘，會擾亂我們自己的陣線。這充分地表示着我們對於這次的抗戰，未免太認識不足了。

我從二十三號的晚上起，一直到今天二十九號止，幾乎每天都在前線上驅馳。我會見了不少的指揮作戰的高級軍事長官，他們的態度都是一樣地堅決，沉毅，抗戰到底的決心，至死不變。就是我們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他屢次上前線來督勵將士，他

的決心是更比跌還要堅固的。

陳誠將軍親的對我說過：二十五，二十六那兩天敵人把飛機火力集中起來轟炸我們的大塢一帶的陣綫，每天所投的炸彈在二千個以上。我們的將士事實上是在以血肉作為長城；由前方傳來的電話，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着「不成功，便成仁」這話聽來實在足以令人流淚。在這樣悲壯情形之下，所有的工事遭了破壞，死傷過重，結局是退到第二道戰綫來了，然而像朱耀華師長的自殺引罪四行倉庫八百勇士的死守，不是真正地做到「不成功便成仁」的實際了嗎？

大塢雖然被突破，戰綫雖然略有移動，我們的士氣絲毫沒有挫折，大塢以外的整個戰綫，依然是呈着「膠着」狀態的。敵人雖然佔領了我們的寸土尺地，然而那寸土地都染遍了我們的神聖的血。這血是要求了敵人的高度的代價的。

已經是不只說過一次，前線上的屢進屢退，對於整個的戰局並沒有多麼緊要的關係。大家的關心，說句不客氣的話，與其說是關心着抗戰的不能持久，怕還是在關心

着自己的安全罷？真正對於抗戰的持久性關心的人，他所憂慮的，倒並不在這些。一時的勝利并不足以怎樣的矜誇，一時的退卻也并不足以怎樣的憂慮。陳誠將軍的話說得好：「我們即使抗戰至三年五載，犧牲到千百萬兵員，甚至退守到蘭州迪化，我們也還能一心一德，繼續奮戰，與敵人決最後的雌雄，爭最後一口氣」。這樣才是所謂「抗戰到底」！抗戰了兩個月有半才僅退卻了幾公里，怎麼便值得驚惶起來呢？大家把顧慮自己的一身一家的心，多一拿點來真正地顧慮一下國家民族罷。大家在口頭筆上都在講漂亮話，然而事實上並不見得在「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反而相反，逼着戰局一影響到了個人生活的安危，於是便手慌腳亂起來了，其實是民族的恥辱！

要使抗戰持久，目前似乎可以坦白地說幾句切實的話罷了。

抗戰以來的事實已經明白地教訓了我們，我們輸於敵人的只是飛機大炮的數量。這缺陷的填補以及我們今後的軍火的補充，這是維持長期抗戰的必要條件。要抗戰必須有軍火支持：要抗戰持久也必須軍火的接濟源源不絕。我們自己除製造之外要多多

的仰給友邦的援助，已是公開的祕密。敵人的封鎖我們的海岸也就是在想切斷我們的軍火的接濟，然而海路雖被封鎖，我們尚有陸路的交通。這交通也可以說是由天然的形勢指示了我們以正確的外交路線，到了現在我們到底還有什麼顧慮的必要呢？我們爲圖自己的國家民族的生存，已經到了最後關頭，我真不了解，我們的外交路線爲什麼還是不能明確的決定！

敵人除封鎖我們的海岸之外，最近更用飛機四出轟炸我們陸上的交通路線和交通工具，這用意也是很明白的，它是想切斷我們的後綫部隊的增援，我們在這次的神聖抗戰中，用不着掩諱，我們的傷亡是有相當的數量的，要使抗戰持久，兵員的補充也就是必要條件之一。交通如發生阻礙，後綫部隊的增援如欠敏速，這必然是要影響到整個的戰局，針對着敵人的陰謀，我們可以保持着我們兵員補充不至發生障礙的最適當的方法，不就是武裝民衆嗎？我們有四萬萬的人，我們要流到最後的一珠血，是要流到我們全民族的最後一珠血，不要流到我們的現有的兵員的最後一珠血！在前線上

的兵員和敵人拚完了，將何以爲濟呢，如不武裝民衆？

民衆武裝了起來，有人會以爲是烏合之衆不足以作戰，這實在是是不願實際的觀念者，請看西班牙的義勇軍罷，老弱男女的民衆，集合爲一體，但他們和正規的軍隊以及德義的軍隊，不是抗戰了已一年以上而仍未屈服嗎？「強將手下無弱兵」，事實上只要指揮官勇敢沉着，善於指揮，善於獲得部下的心理，我看任何脆弱的士兵都是可以成爲鋼鐵一樣的隊伍，況且義勇軍的使用法，還可以把它化整爲零插入正規的軍隊裏面，日本人把東北同胞插入隊伍裏使用的方法，不正是給予了我們一個暗示嗎？

武裝民衆的計劃，好在第二戰區已經在着手施行了，第二戰區有「民族革命戰地總動員委員會」成立，其「工作綱領」業已發表（參看「救亡日報」第一八號），我看那個計劃，略略加以斟酌損益，是應該及早地施行於全國的。

要之，要使抗戰持久，務須及早確定外交路線以求軍火的接濟，務須及早武裝民衆以求兵員的補充，這兩層是目前最切實的必要條件。

十月二十九日。